崑山人物傳

吴郡張大復著　後學汪中鵬補訂

皇明崑山人物傳

周大禮

周大禮字子和爲文精爽有奇氣十七補弟子員又十年爲嘉靖壬辰中南宮選授刑部雲南司主事折獄不設詐善窮人情質成立辨論者知非一官之具將轉銓曹坐註誤壽寧侯事謫鄧州同知巳遷汝寧府丞蓋當事者歷試之而公故不以蠖屈自沮益能

其官陞南京工部屯田郎中屯政畢擧辛丑出守興化會歲大饑公請臺省發廩賑貸略彷宋趙抃蘇軾救荒法自舁竹輿齎粟隨地賑之無間窮鄉下邑民賴全活者十餘萬當是時七閩不登米價騰踊所在有司議令平糴公曰此絕其來耳民何賴焉乃下令故高其價于是糴者輻至米價頓平是歲公入覲民無所得粟署者議借軍餉軍乃大譁幾釀亂公還立取庫錢易粟于軍軍趨令如鶩衆以爲神公曰故知其質粮票于債家爲日久矣公又興木蘭障水之役

以備旱潦凡繕陂二十餘里民得粟益多而又嚴督
里書稽覈田賦以清下户之產廢稅存者前後治莆
七年惠政不可枚舉莆民歌頌之擢廣東按察副使
提督兵備海南生黎稽顙戎兵懾服更兩考凡七年補
山東巡察登萊海道海壖民捕魚爲業亦時闌出貨
物爲奸利吏取緡錢姑縱之公至悉弛捕禁而戒闌
出物者罪如律民莫敢犯癸丑甲寅間倭寇東南道
由成山沙門島入公飭兵嚴勒多斬馘有縛數倭來
者公面之不類其人自稱朝鮮貢士爲颶風所漂泊

就船搜之鄉録宛然公爲請於朝詔還其國御史何
廷鈺議鑿膠河以便漕輓撫臣檄公往視公持不可
上議曰謹按膠萊河堙塞日久故影僅如衣帶縱涓
人力不能成流縱復成流勢不能遂達天津縱達天
津遠三四搬剥後致輦下其間交割何人折耗何出
御史言非是議遂寢旋擢河南布政司左參政有詔
糴麥河南所司會議將檄郡縣追比積逋以及朝令
公慨然曰河南民甚貧逋且久非旦夕可辦而朝令
糴麥又必不容緩合請藩司提編銀備糴而後征逋

以還藩司于計便當道從之丙辰大計坐拾遺免官

公所至鋤強爲務不問豪猾拾遺七揭乃出興化一

給事手朝論譁之故事拾遺揭不署名部院議署名

自公始也子之奭字燕生之豐字京生京生初與兄

齊名而該贍過之隨所著義無不曲折會文切理籍

籍藝林間爲一時眉目參政亦稚愛公謂功名且出

已上天性孝友哭父兄過毀病噎而逝

論曰吾師周次公先生于書無所不窺顧好觀司馬

通鑑必置一編几上自言其家學云而參政亦時時

過國中室輒言守興化事有徐御史者心知公乃得公謗書幾一篋猝遣吏詣府取紙贖簿牘公立吏庭下封簿畀之勾校無一漏失御史大服昌言公于朝公因言人故不可廢事一日廢一事一月則可知也當叅政守興化時又有郁生者善相人遇公于郡愕曰此必本兵何迯之從至此已聞公語又愕曰故是臬長然必名臣諒爲本兵者不必如是嗟乎人故不能勝相耶蒲州楊尚書嘗薦公堪邊陲督撫而新鄭未嘗識公亦云爾此知相人者之不妄矣周氏環吴

橋而居直橋並小溪以東殆成聚落至叅政父子稱

吳橋周氏頻年過之十不得一焉而名稱如故以爲

玆橋待叅政父子而著也

王任用

王任用字汝欽爲文好淵深雋永之思修經術嘉靖辛卯鄉薦累上春官不第學愈弘博積二十有三年丁未舉禮部試第二人爲同榜士所推服初授太常博士遷禮部儀制司主事曹郎服其長厚奉使還省節母項安人里第會島夷內訌公與祝侯乾壽多設

方畧日夜往来睥睨間同心捍禦閭婦慰母母聞金鉦聲色恐輙依依爲孺子戀内自計即城陷何以存老母乃攀陟危磴得深穴於馬鞍山之西麓甚隱峻而中夷公扶母往識之而納棗栗數斛其中爲母備寇退乃已時有間侯于御史者公念侯以身捍大難幸已濟而間之非天道入白御史猥且慫恿不自得而歸其明日御史置酒召公未終席病發扶携逆旅閭遂卒家人敦匠事見有任用字宛然木理間知爲數之已定也年五十有四子亮臣萬曆壬午舉人玄

孫永祚已未進士

論曰儀部在公車久僮僕痛頓所歷郵遞中煬者炷者皆能識公公意不少挫丁未之役中夜起徬徨覆視所奏牘曰當無此理既雋趣焉歸第再取視之自詑雲霞五色矣蓋遲暮之相迫而眩亂生焉夫其隱衷自矢不忘祿養耶當年禦寇志在寧親山巖棗栗之思無復之矣世稱儀部公正發憤卒殞其身乃不知其直死孝耳追乎褒節旌門有孫定凫能述其事而後儀部可長瞑也江陵每見宮詹稱汝欽之子低

迴久之故匪獨通家之誼焉已

王亞接

王三接字汝康初與兄三錫齊名兄既成進士守光州未三十謝政而公始以江南舍選第一人領鄉薦明年中禮部試選授長垣令長垣三輔巖邑公治之最有聲而隣有御史大夫某以譖不悅公將斥之太宰許文簡讚不聽調浙之景寧景寧山故多礦中貴緹帥奉上命履行其閒必欲開礦公率父老持之不可既閑無所得中使慚忿發怒于公公幾殆然名稱

益着而御史故在臺太宰稍遷公爲南京禮部主事歷員外郎中未幾出守柳州會張襄惠岳揔大兵平馬平寇行相地得千蔓村爲要害議剏堡塹調狼兵雜他獞守之以控禦遠邇公抗議曰巨憝頃已伏誅其脅從解散者良赤子也墳墓廬舍妻子皆在今奪以爲戍卒則無所歸使雜居必不安且狼兵非能久戍人也是不潰歸即四出行剽耳守嘗使人徵諷諸獞其父老携稚弱踵至叩顙願得長奉使君宇下歲歲供縣官賦役守請毋以狼兵雜他獞戍戍以土著

之獲必不信德張曰善罷不復別置戍柳故環江而城阻水爲固惟北則平野無山谿之險有寇警則豕突而前不及乘鄣公請闢北郭城之因工于餉因力于兵城堅若礪而民不知役柳人至今賴焉當是時臺薦屢上公自念不當得調而修郡者未已調公守潋江潋江土風清淑民饒樂無事君以治柳者治之效乃大著遷河東都轉運鹽使公爲鹽官謹奉職不能事權要人遂免詔加太中大夫得年八十二公爲人忠信詳整無輕諾既諾不宿與人恭而有禮老彌

敦居鄉三十餘年過里中必肅横犀衣青錦繡衣顏
雪色步履屹然觀者嘆有林下之風焉
論曰弇州先生言其家轉運于古文詞少好歸太僕
熙甫長好俞徵君仲蔚晚而好予而轉運居恒亦嘗
語其子弟往在南曹所與游者許仲貽薛仲常兩人
而已古之君子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
之仁者大率如此轉運懸車時太僕既歿所交游惟
仲蔚晚得從子安堣而悅之門館寂然斯亦其生平
之趣操也哉

李憲卿

李憲卿字廉甫美姿容雅自修飭好交當世知名士諸名士傾心下之嘉靖甲午鄉薦戊戌第進士授南吏部驗封司主事歷郎中陞江西布政司左參議均派額田號稱簡易爲巡撫御史所重薦最陞山東按察司副使兵備臨清先是□薄都城聲言將從井陘口入掠臨清臨清故綰漕道商賈輻輳人情頗懼公處之晏然或謂公計量移便公曰詎至于此勒民兵數十萬屯境上進可以戰□竟不至久之陞湖廣布

政司右參政督建景府遂修承天祾恩殿有功詔陞
河南按察司按察使受命四月尋擢巡撫湖廣右僉
都御史是時奉天殿災勅命大臣開府江陵揔督湖
廣川貴採辦大木工部劉侍郎方受命以憂去上特
旨陞公左副都御史代其任公至相度巴庸僰道轉
荊岳至東南川徃来督責鈎之荒裔中于是萬山之
木稍出然帝室紫宮舊制瓌瑋于永樂金柱圍長終
不能合乃上疏曰臣督率郎中張國珍李佑副使張
正和盧孝達各該守巡參政游震得副使周鎬僉事

于錦先後深入永順夘峒梭㮴江參政徐霈僉事崔
都入容美副使黄宗器入施州金峒參政靳學顔入
永寧迤東蘭州儒溪副使劉斯潔入黎州天全建昌
董策入烏蒙參政繆文龍入播州貞州酉陽僉事吳
仲禮入永寧迤西落洪班鳩井鎮雄程嗣功入龍州
參政張定入銅仁省溪參議王重光入赤水猴峒僉
事顧柄入思南潮底汪集入永寧順崖而湖廣廵撫
右僉都御史趙炳然廵按御史吳百朋各先後親歷
荊岳辰常四川廵撫右副都御史黄光昇歷叙馬重

夔巡按御史郭民敬歷卭雅貴州巡撫右副都御史
高翀歷思石鎮黎巡按御史朱賢歷永寧赤水臣自
趨涪州六月上瀘叙至守督會處巨材所生必于深
林窮壑崇岡絶箐人跡不到之地經數百年而後至
合抱又鮮不空灌昔尚書宋禮及近時尚書樊繼祖
侍郎潘鑑採得逾尋丈者數株而已今三省見採丈
圍以上楠杉二千餘丈四五以上亦一百一十七視
前已超絶矣第所派長巨非常故圍圓難合臣奉命
初恐搜索未徧今則深入窮搜知不可得而先年楷

建亦必有別處伏望皇上勅下該部計議量木取用庶臣等得專心採辦而大工早集矣上允其奏命求其次者其後山木益出自江淮抵京師簰筏相接而建殿顧未有期西工驟興漕下之木取用畧盡公又懇乞興工罷採以休荊蜀之民使者相望于道詞旨甚哀天子從之于是節比漕數凡得木一萬一千二百一十章曰四川守巡督儒溪之木播州之木建昌天全之木鎮雄烏蒙之木龍州藺州之木湖廣督容美之木施州之木永順卯峒之木靖州之木及督行

湖南購木于九嶷荆南購木于陜西階州武昌漢陽黄州購木于施州永順貴州則于赤水猴峒思南潮底永寧順崖其南出雲南金沙江云是歳冬徵還内臺明年考察天下官既畢感疾乞歸馳至東平安山驛而薨得歳五十有七子延節字延之美秀而文喜讀書時從一奚奴咨訪氣類講論不輟性好花木所居廳事前時有點綴都無貴游之色平[illegible]若[illegible]以應補南京後府都事累官太僕丞卒邸第篋中僅餘香履京朝官嘆其清貴云曾孫與善今工部員外

論曰予自幼侍太僕公公毋述其家御史大夫言綜覈古今有學有行吾敬雷尚書禮兼資文武有猷有爲吾敬楊本兵博宇宙在手待時而動吾敬張編脩居正此三敬者足明大夫之祈嚮矣　肅皇帝朝開採江陵建九廟而西苑神仙長年之殿珍臺閣舘歲有興造是時荆蜀材盡得木最難而將作大匠較量永樂圜長意如有待天子未興廟役復議西工此時大夫之焦勞何如哉親督三省臣僚使萬山之木蔽江而下罷採之跡不憚諄複如大夫可謂敬事之臣

納約自牖者歟斯何負曩者所敬之泗彼也而世之論者謂採辦非當務之急此從旁論砭疽耳東西南北惟命之從又況事英主奉特旨然後從事者哉歸先生作御史大夫李公狀予頗採其說傳之大夫官江右時蓋有均田之法云嘉靖某年巡撫江西副都御史某照得江西田土不甚相懸秋夏兩稅多寡殊絕如南昌新建幅員百里多湖山稅額十六萬廣信縣六贛州縣十稅六萬南安縣四稅二萬三郡二十縣之粮不及昌建二縣請照均支天子下其議于是

撫臣檄粮儲道折衷均派大夫之力多焉而惜乎其詳不可得聞也吾蘇州郡田不及淮安之半而吳賦十倍淮陰松江華上二縣粮與畿内八府百七十縣皆百二十萬蓋國家以次削平僞僭田賦徃徃因其舊額故不均如此歸先生曰吳郡異時嘗均田多止于一郡又破壞兩稅陰有增羨民病之不若江右之善而惜不及行也由是觀之李大夫之法可知也已

周美

周美字濟叔精研易理析義純細學者傳誦其文爭

師事之中嘉靖丁酉鄉薦明年罷試仍從徒自給癸
卯冬將上春官猶刻日立程盡臘乃止甲辰登進士
第授進賢縣知縣公寃進賢寃過里中子弟猶雜閭
所課不少借既抵任淸强有守治最江右入覲謁政
府公獨不贄然治行高無他吏議遷刑部主事進員
外郎講讀律例覈平反一切傅爰之書悉與法比陞
湖廣下江防兵備僉事駐劄蘄州蘄地寬衍當洞庭
彭蠡之交稱盜藪白晝梃而馳突剽剠民財撻于箭
激公至立團操之法作戰艘令材官遊巡江上所獲

盜獄成即殪之或折其脛盜相戒無捍周使君江洋晏然自公之暇進諸子弟講周易大衍之義旁及連山歸藏與作文擒刺張翕頓挫之法蘄人知學多譽髦選陞四川叅議副使公佩金緋受成事而南人有爲蜚語達京師者誣公受賕枉法嚴文靖訥時掌銓部聞之訝曰豈有是哉已持之至手顫曰勢重不可返矣覆公致其仕公既信其清操堅忍十年徒滋譏口怱怱自顧其影頓纓狂視如怨如怒竟以疾終

論曰易經義之推崑山自周憲副始規步尺視一稟

于法截如也婦太僕之學與而憲副稍詘其縱橫矣然純細一路愢不可沒憲副持身持官内外斬斬如其敎將上春官刻日立程既貴顯不忘所課義也兢凜四知以贓誣敗雖欲不發憤豈人情乎憲副殁未數年其子淪落抵蘄不自活賴僉事戢汝止保持之爲婚于蘄家焉稱蘄諸生清白吏之于子孫計是耶非耶故難爲求贏者道矣

季龍伯

季龍伯字子升敏悟絶人有言公一目成誦者公曰

無之吾于書讀不過二遍庶幾不忘耳甞與帰熙甫方思曾過王文恪公故宅周覽屋壁有都南濠當年壽章可二千許言約不過二遍還家録之公訛二字方伯許太僕多訛脱輒以意竄入其文愈善公自訟曰吾政自苦其二遍不如熙甫忘學者傳説公言至今公喜豪飲而家居楊巷村少客有相造者多彌連竟日夜亦時乗醉讀書達旦不止毋御史行縣届期輒令二子讀偃卧聽之不五日又輒從同志酣飲爲樂或馳馬擊毬山中試又輒髙等公多急態人莫曉

知既死而人頌之至今楊巷村傳說公遺事甚詳不具載公死時年六十葬楊巷村家貧就宅爲墓

論曰當五山先生時吾鄉蓋有雅社云吳純甫主盟玄朗子賓太僕思曾吉甫皆在其中群賢畢至少長咸集蒼黄默識必推先生而先生與玄朗飲可一石稱社中劉阮竟落拓終其身悲夫季氏其先汴人國初徙崑山父德諧名一鳳營什一四方能揮金市義老壽考終

峬有光

歸有光字熙甫七歲能屬文出見枯骨瘞而銘之父正以眎其友吳秀甫秀甫曰故是司馬子長班孟堅一流人遂與定交十四補諸生屹然有述作之志嘗謂聖人之文章無非性與天道故孔子曰文不在茲乎聖人之情見乎詞矣太史公作史記序述孔子世家諒非知道者不能至其是非雅亦不謬聖人又嘗謂洪範亂于洛書易亂于河圖亂于河圖者執關朗九宮卦氣之説亂于洛書者信漢儒緯候養生之書于是作洪範傳易圖論三篇明聖人以天道治人無

與乎数圖與書政不必相表裏學者信其言争師尊之會天子覃恩選公入太學當詣京師乃渡河涉汶達于洛汭觀大禹之跡攷禹貢循江之滸南入成均考明堂辟雍與諸生雜論禮樂作冠禮宗法二書嘉靖庚子張文隐薦公鄉試第二人上春官不第還得王氏故宅講學安溪弟子日進荒江寂寞時多汜覽遂攷三江故跡謂太湖三萬六千頃入海之道獨有一路所謂吴淞江者顧淞江細弱潮泥填淤漸就湮塞誠併力浚治使太湖之水東下餘水可不勞而治

作吳中水利書將以濬東南財賦之源永利無害乙丑始第春官補長興令亡何通判順德順德故邢地而司馬官隸太僕乃攷牧圉之法申明魯頌無邪之義作馬政議議曰國家苑馬之設依倣漢唐然又于兩京河南山東編戶養馬乃又兼宋人保甲之法蓋不獨養于官而又養于民也今監牧之馬未見蕃息民間牧養又日以耗此何故歟蓋馬繫于官民必以爲非民之所有官委于民官又必以爲非官之所專馬惡得而不斃乎嘗攷洪武初制令有司提調孳牧

江南十一户共養馬一匹江北五户共養馬一匹以丁多之家爲馬頭專養一馬餘令津貼以備倒失買補每二歲納駒一匹又立群頭群長設官鑄印與守令分民而治有牧馬草場又免其粮草之半每加優䘏使有司能責實而行之常使民得養馬之利則馬亦何憂于不蕃也今顧不能修其舊徒以法之弊而亟變之則天下安得有良法哉夫令民養馬國家之意本欲得馬而已而有所謂本色折色何爲也責民以養馬而又責其輸銀如此則取其銀可也而又何

以馬爲于是民不以養馬爲意而以輸銀爲急矣牧地本與民養馬也而徵其子粒又有加增子粒如此則遂併之田稅而已而又何以責之馬戶于是民不以養馬爲急而以輸子粒爲急矣養馬者課其駒可也不用其駒而使之買俵于是民不以養馬爲急而以貞俵爲急矣夫折色之議本因江南應天太平等處非產馬之地變而通之雖易銀可也遂移之于河北今又變賣種馬而徵其草料原今變者之意專欲責民之輸銀而非責民之養馬也官既無事於養馬

而獨規目前之利民復恣爲姦僞而爲利巳之圖有駒不報而工于欺隱不肯以駒備用而獨願以銀買俵至或戕其孕字絶其游牝上下交征利以相欺而巳衛文秉心塞淵致騋牝之三千魯僖以思無邪致馬之斯徂夫官民一于爲利以相欺何望于馬之蕃息乎今之議者又方日出新意以變賣馬之半爲未盡因欲盡賣種馬而惟以折色徵觧畧不思祖宗立法之深意可爲太息也夫河北之人驍健良馬冀之所産昔人所以謂此地王不得無以王霸不得無以

霸者也今舉冀之良産盡棄之一旦國家有事西邊之馬可得以畿內用乎古語曰變而不如前易而多所敗者亦不可不復也今欲講明馬政必盡復洪武永樂之舊江南折色可也畿輔河南山東之折色不可也草場之舊額可清也子粒不可徵也官吏之侵漁可黜可懲也而管馬官群長獸醫不可省也行馬復之令使民得寬其力民知養馬之利則雖官馬亦以爲已馬矣又修金牌之制通關互市益得好馬別賦之民以爲種馬而有司加督視之洪武永樂之舊

猶可復也盖修茶馬而渥洼之産至矣弛逭埛而坰牧之息繁矣蠲編戸恣芻牧而烏倮橋姚之富臻矣故曰車騎天下之武備也其所以壯神京防後患者豈淺淺哉議成書傳長安執政者嗟賞久之陞公南京太僕寺寺丞仍給筆札作馬政志尋詔纂脩世宗皇帝實錄未就其明年于公爲獲麟之歲云公沉酣六籍牢落公車前後不下四十餘年未嘗一日釋卷帙毋著一書吳秀甫沈玄朗張子賓之徒爭傳寶之謂有金石氣公往來汶濟間甚久相度河源擬作漕

渠書未就而卒知公者至今惜之

論曰歸先生立言之士也其學無所不際而要本歸于孔子之言當　世廟時海內士大夫爭爲宏肆之文以相高而先生原本六經崇儒術竟以此名天下雖黃頭冉服呼爲才子然一行作吏偃蹇十年竟于郎官以老毋其爲道家忌耶將夫子之道大天下莫能容也先生喜著書門人王執禮嘗諷就博士先生曰嘻故有儒者不能爲吏哉既抵吳興久之乃喟然曰今世以文學飾治爲不諳時務以經術斷獄爲不

奉國典將聖人之書致之無用矣傳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其先生之謂夫

張憲臣

張憲臣字欽伯性寬大多爲德于所不知非義相壓屹如也嘉靖癸卯鄉薦又十五年始登進士高第除江西南昌令南昌故巖邑壤接分宜人以公長者難之曰不乃拜跪稿耶公至積案如山棼不可閱而黠吏故取他繁牘雜進之以試公公乙其急者而擲繁者地曰此何用溷乃公吏閧吐舌公在縣親賢而容

衆無境外尺一之悶若不知爲分宜地也段御史某行縣問庫羨幾何將有所遺公白縣無他羨御史色怒之竟亦不能相撓分宜敗名拜工科給事中即上疏四事而于東南財賦尤加意云會有詔修備公謂即武庫甲仗將士司命柰何一切屬中官宜付外給事御史得覈之又謂兩畿試不宜諉司訓老生能失士咸報可乙丑自吏科右給事中遷刑科左持節封唐山充正使給事中之得正爲使自公始丙寅晉戶科都給事中三上疏論國漕大計下所司行之丁卯

出爲浙江右參政分守金衢嚴三郡平礦寇能折羲
爲人之驕橫咸樂爲用庚午遷雲南按察司按察使
甫入境黔國公責三司苛禮請用故事公笑曰夫豈
昔日黔公耶黔望金馬門如天上而安得用故事輕
天子從臣乎退語其僚禮如是足矣尋旬土酋沒而
其妻安攝政移文請夫蜀酋某公曰殆非然焉母亦
姦人詐爲牒將搆難于安耶夫酋妻攝而私其土之
人固恒不虞失土哉詐者果敗亡何都御史其修郤
于公論免公方順胡顏偉瞻視雖都貴顯恂恂修處

予檢柙之行揚人善而曲護其所不及論者謂有栺樹數馬之風焉得年六十二

論曰任生汝楫言其父其以門下士從公浙江官舍居恒無敲扑聲忽笞人十者三而公怒未已父舉問公公曰法負官租五十戍及嗣小縮則否吾甚欲其人稍縮之毋爲子孫累而恨其不觧也公有女嫁朱氏者常問公亦有所不慊否公謝曰有之常夏月與醉者卧觸不可忍突帷而出忘閉焉則饑蚊飽之矣故予常自念所不慊者此也君子曰仁哉漢東陽侯

張相如稱長者豈有是焉弇州擬公王敦厚其官按察同祿壽不配德又同則近之矣

陳敬純

陳敬純字吉甫德清教諭斌孫體魁碩負膽氣敢言事好爲淹博藻贍之詞名聞四方學者歛容請益公益喜自負援證今古千言俱下令人應接不給與同邑王京兆互魁里試嘗謁提學胡御史公問京兆君何所白京兆曰藍衣人何得白事公曰何有馮翊甫不洋游且長吾等效諸人謹闗其口默默揖讓乎遂

入爲御史抗言之御史不答而意許公明年馮首選吳縣袁宗伯未第時舍僧舍展公牘讀甚酣公入宗伯不知也公曰誠好之耶嘗戲若更作此某舊稿不煩爾宗伯拱謝輒以所課牘示公公覽之嘆曰成佛當在某前如某者固非時所急耳宗伯既謝政猶爲人言之而誦公牘不錯一字公浮沉黌校摧抑頓挫幾三十年氣不少屈穆廟元初貢爲太學生則又雄長其太學生裘馬甚都見故遊爲大官遇諸道時有不平之氣白眼言事喇喇初抵長安江陵相拱日樓

適成客請公賦之署客名以進江陵訝曰故有五經庫其人耶客以公名對江陵諷選人欲以翰林孔目相處而公謁選人衣紗衣偃蹇堂下遂授儀封縣主簿公怡然就簿儀封監司目送之曰此江南名士衣紗衣見選人者諸監司備賓主禮爭延致公而公嘗用詼語傲睨諸監司諸監司弗能堪將辱之會儀封令與公同里得免又退語令乃不知監司貴倨如此即君他日為監司倨見長者非吾里人令大笑久之免歸先是公有屋一區在須浦上負隍並浦蕭然有

林野之趣鑿池種樹娛親其間所謂南陔草堂者也至是稍益亭榭雜樹花木與親賓觴詠其中無異壯盛時公既免歸而江陵始知公簿儀封不得志亟語客吾故不能陶鑄人

論曰陳先生在儀封與先君子往還牘甚多大都自述其應對訴譚之語且曰凡吾爲此甚苦耳諸監司嘗相與各叙援先生狀誤言衆口鑠金先生笑曰此非喻當是聚蚊成雷也其所述多如此先生在湏浦故當市門南出走松江之道頗囂雜故獨自愛吾廬

曰晏平仲之宅近市所謂者辦予以童子侍先生猶憶草堂後有幽徑西出則平疇曠然又折而西二百弓爲先生壽藏也先生殁既久嘗與徐伯衡載酒脯澆墓下桃花爛然有葬姬者從爲作迴風舞酹先生欷歔掩涕而伯衡殁亦久矣

周後叔　始祖壽誼

周後叔字龜昌嘉靖二十九年進士授工部都水主事視權荊州政務簡戢商人便之既還朝時從白雲司諸賢飲刻燭相娛樂後聲蔚然遷屯田員外郎會

楊忠愍公死詔獄公賦詩哭之怒分宜父子騎又爭
世蕃道怒愈甚曰故不識此郎何爲者敢馳吾道又
哭吾讐屬吏部傅會之謫武崗州同知武崗故有岷
王頗驕橫下視守貳守莫能抗公至頗從史御史繩
之王不自懌而禮遇公遷金華府同知郡劇盜某以
其黨負嵎而出沒爲患害吏莫可誰何公令市魁佯
闌入之若與通而陰勾其虗實往来伏弩射殺之殆盡
一境悉平而是時天子詔訪異人四方御史銜命且
至公遜之境揖謝曰郡僻小孝弟力田閭有之實無

與人可塞上命御史慚爲辭去淛三載考進同知爲知府吏民歡呼相屬謂長有我君也而公以病羸意稍怠又與御史爭試事遂劾去公歸營東林蕭寺左養病賦誦年五十二終

論曰周之先有壽誼者洪武六年癸丑得年一百一十有六距其生爲宋淳祐四年甲辰跨元及明凡三國十三帝而不肯仕改革之際兵燹數矣然竟無恙壽誼而後得年八九十者又復三四人皆無祿金華公起家二千石祿矣卒無年消息故有數歟公受易

歸太僕先生太僕之學不與濟南相通而公從弇州
諸賢飲甚歡同聲相應然公故不引諸賢自重也曰
足吾才分之所當得則止耳以故其詩簡遠精至自
名一家吳老人者名豫嘗以裝潢給事金華金華愛
其竹類太常數進與飲令侍者度曲公擊爪和之其
音若絲小不諧輒曰若不虞周郎顧耶然時已病止
酒酌而玩之意亦欣然老人又言公細瘦不勝衣議
論獨無所推讓即甚病不釋卷嘗語老人國朝爰書
足可不朽公家蓋嘗藏嘉靖間大獄招擬幾二十卷

云

孟紹曾

孟紹曾字少魯由諸生升入太學修文輯藻思自奮于功名久之不售選光祿寺署丞諸丞光祿者醉醲飽鮮被一京衡以去而公意實爲之惟慎惟勤雅爲堂卿所推重　世廟賔天葬襄永陵重事進署正隆慶初陪祀茂陵賜白金文綺亡何以疾免築怡老園娛詩飲酒其中聞義必徙見難必賉卒年五十有五

論曰光祿公嘗行營高敞地葬父母而餘其旁可置

数百塚以䘏閭里之貧無葬者予視其塚旁壘壘如螺髻葢迄于今里人賴之予舟自小虞口入江折而東曰張浦光祿公所居處也時旱舟格格不得行舟者曰孟公如在豈有是乎予問故乃指示浦口葢有孟公浚河記云其言曰吳淞江承太湖之水蜿蜒東下三百里入海左右之浦如百足江自甫里折而北行至崑山全吳鄉東爲渚浦又爲帆歸浦斜折而南入于渚浦江復東而浦之南出者其東爲張浦又東爲顧仙浦又東爲諸天浦又東爲同丘浦又東爲新

塘皆南入于諸浦若爲塘爲婁爲涇爲浜凡若干所嘉靖某年孟公出粟浚之凡浚河三十有四廣長凡二萬七千六百九十四丈爲工四萬九千六百用穀二十有三萬九千斛是歲大旱全吳半鄉獨豊熟其後疏通者幾百年公以貲爲儒林郎里長者莫易之恩周三族施于朋友必曰孟公子不載載其爲德于鄉者焉

張鴻　沈孝

張鴻字子賓方簡無文餙資性絶異即古經深奧不

可了者應口講誦無疑而家特貧不能具修脯走四方與母兄居新洋江口讀書無晝夜瘦骨稜稜母勸之曰吾觀人家讀書如捕風影而子貧又若是盍休諸公泣曰亡父命之兒何敢忘于是與兄並耕隴上貰酒養其老母促語歡然嘗挑燈夜讀同舍生倦睡去公以燈檠投之油汙淵几哆口譏切如其師公即耕隴上手然豁達多長者游每歲勤動荷笠負擔與田者雜行城市間或過其友吳秀甫婦瀕甫家輒弛擔入縱談天下事往復掊擊無不酣暢遇非所堪目

直上視氣勃勃如怒仍擔而去既列衿佩久不能贄而廣文先生責贄甚急便欲捨去亡何病死其門人曰沈孝字敬甫好讀其師歸太僕子賓先生文剩稿单義無不纂錄嘗稱太僕之作是懸諸日月不刊之書子賓如長虹亘天光芒不可逼視慎篋藏之終化爲龍飛去公貌瘦氣高無脩顏談論輒張莫能攖其辯嘗讀易乾坤之旨未解是義登埤凝望俯察仰觀渾渾不知身何處所忽自嘆聖人象形果有此事學者竟亦不敢請其說有言公于觀察且云太僕文多

葴公家公怒言者罵曰吾恐世人不能好揚子雲譴其鍵必不出而世人誰不浮慕之者及我在也猶能衡之脫死而吾妻子無類矣汝何惡于我乃盡殺我妻子言者大笑心服其真好子雲也大梁王侯聞而造之見壁上一名姓累數百書而字形怒突不可解徐問公公曰佃戶也歲不輸租即一二輸而粒無圓潔者荼毒二十年侯立召田者責之輸且誡輸圓潔免汝杼田者退曰吾固不知其粲若是吾徒見每歲輸租多着藍衣幞頭根謝而入然公自是不復書佃

戶名壁上矣公爲諸生不得志門人周詩顧懋宏顧允元之屬勸公應詔冠帶爲進青袍革帶公曰嘻官人不緋耶笑而受之不復御公有赤脚婢小奚奴各一人與公雜語甚肖公既歿而人呼奚奴爲蔡家虎賁云

論曰太僕集有張自新傳即鴻是已太僕言吳秀甫好奬後進心實好之不過一二人而自新爲最太僕又言風雨之夜江濤有聲震動數里野老相傳以爲自新不亡也吁嗟乎此可以知自新矣予故集錄其

語系以所傳聞爲張先生傳顧莒州靖父之傳沈先生尤爲詳盡予多不載載予所見聞者太僕家安亭江去沈先生居數十里有疑必相質或乘夜徒步詣之太僕夜寢聞叩門聲特異語家人此必沈郎亟延之公皇數語大愜彈指叩心再拜而出吁嗟乎世路浮肌行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豈易哉莒州嘗于傳端鐫先生像幞頭藍衣張顏欲語以爲從先生好也

陳時　子延經

陳時字子行十歲能屬文語多艷發十六補郡學弟

子二十受廩餼嘉靖癸卯再就御史楊宜試拔異等華學士察以山斗夙望典試南畿寘公櫝應天府第二人學士意猶未愜曰留對大廷放此人出一頭地甲辰上春官罷禮部試學士怏怏公益下帷發憤摛鉛次槧務爲沉博絕麗之文嘗因所親呈草學士學士愕曰將毋病耶揚子雲作太玄何必令一世人不好而是時傳夏器在邸中跡公久不至私語人曰陳先生病免吾姑高枕作天下士矣未久公卒年三十有九子延經號雲麓幼讀父書傳即悲咽不勝每從

塾歸就毋寢晨光達于壁倉皇納屨去既爲諸生下筆滾滾不自休宏博婉麗有父風然不利有司試丙子已冠同考房又不果選人或尤之公曰藝言命試言文皆不違理道非持身之法屹不爲動生平不妄交人已要必信樂爲知已用而惡無禮如遇箭激嘗主葛運使綸而畫運使托孤以之終運使之喪公無不盡也葛氏子亟金以進則公嘸嘸謝之矣曰若以某爲秉金来哉公主于葛遂久嘗植木奴千章于庭園後落其實而公沾沾喜語葛曰語有之爲者常成

行者常至學問之道如此橋矣公既滿甲善飯健步

履面可四十許人病無爲予室則課孫用勛讀屬纊

前猶刻日而乙之若將遠行者坐而脫猶尸解也得

年六十五子其柱癸丑進士以慈谿令滿考封公如

其官

論曰先貢士嘗言癸卯之役楊御史測先生牘當第

一已難之曰故不如錫山尤瑛後彌贍也其測瞿文

懿天下才非解省之物如燭照然青衿生和墨伸厀

吐所自得而衡者之甲乙由御史受者之榮悴由學

士是邁何術哉雲麓公用先生之道督繩削墨簡練爲揣摩何不至焉曾不得一當主文試豈今昔果不相及耶語曰千里馬常有伯樂不常有如學士御史豈易哉豈易哉

顧夢羽　子允元允諧　從子允杰

顧夢羽字舜祥自太學奔父喪隨兄躃踊不問所遺已又取所遺讓其兄熊而獨身贅婦家婦翁金夏字子大時爲中兵馬副指揮使力能抗御史獨心重公委家政焉公爲金翁力家政甚辦益饒公又無所取

于金翁父之授四川塩課副提舉將渡江江流暴漲三老大恐公嘯咏坦然人問之曰此心甚夷江何能險我既至儆民居而舍公意不無怏怏蜀留守都司黃公快士也心知公俾署司篆公署篆惟謹惟氷蘗自砥礪于時全蜀之民翕然望丰采矣成都缺倅則攝倅華陽崇寧缺令則又攝令而諸所部士民歌詠公如留守都司軍民歌詠公也考皆上上遷貳蘄州守在蘄五載攝篆半之至今蘄人德公祀公循吏之守而刻石紀功德歲時歌頌之不衰公性長者能勤

苦而寛其力以賙人從子烈貧死方暑而公年六十餘會有疾身自含殮徹曉乃去親故難之其老友王南隐曰凡公所爲皆如此其施于族黨者即此月二三矣公有子皆貴杜門端坐亦時有剥啄聲或謂之曰即公挾重而居閭有司不可爲娱老計耶公笑曰何能爲婺白首而失節即其不自愛獨不愛兒子輩乎得歲七十有八考終子允元字懋善敏視方頤居心坦恵不欲以惡語加人隆慶丁夘中鄉試詞藻品格爲一時譽髦之冠然偃蹇公車七上春官登萬曆

丙戌進士第授甌寧縣知縣閩俗生女都不肯育即
育輙賣之操作貴勢家至老不得嫁公至爲諭貴勢
人必令嫁老婢而嚴罰其不育女者期年而嫁育者
以萬萬計會有疫甚厲公誡獄卒洗滌械杻潔掃圜
土而又多設方略療之熏擇醫之良者行藥于市四
境全活無筭公爲政務循理刑用杖不過十後漸益
之至爲十者三而民稍稍有耻且泣曰使君豈固以
杖楚我自速戾耳大中寺僧苦徭不能堪公念僧占
役而使狼倉吏督之何不至焉爲設方略免其半僧

繇用蘇戊子分校秋試得士爲盛先是公才名籍江左丙戌之役主司以謄寫糢糊擬議未定時漢陽蕭良有在事見公諱喜曰顧懋善今日第耶歸熙甫後易有人矣議始定御史連三標上公治行當七閩第一會上計遂持母服又一年暴卒次允諧字懋尹萬曆壬午舉人終德安令從子允杰字懋俊父曰夢數早卒公提挺自立名埒諸公閒雅爲司理龍宗武縣令程達所器重壬午薦鄉試已授與化縣教諭遷知偃師偃師故有柳梢河夫二役民莫能支公爲徵其

僨而雇役應之民以不困又偃當秦蜀孔道疲卒旁午易爲盜有以尺縷半菽議斬者公心傷之夜治書輙不成寢多所縱舍盜聞亦稍稍自戢有簿案一牘罰粟十鍾公憮然曰盜以半菽論死而民以十鍾抵罪要與盜同死法耳其仁心爲質類如此公細瘦通眉恂恂若不勝衣而持論侃然不避權貴會分守不善公别駕又從史之遂免官囊篋蕭然僦屋自老

論曰蘄州之爲長者何疑焉然能載其才而用之無縱無急至甌寧而民以爲慈毋以爲神君所從來矣

德安之政不能詳甌寧故有奴人老且䏢矣外損家政甌寧笞之五而竟夕徬徨一室間曰夫不有縊道𨞬夫老且䏢矣質明使人偵之則呼偵者醉之酒甌寧聞笑曰小人哉乃自忘其縊道而酒人然則甌寧以其才後勁而行長者念也偃師自幼嘗見推擇於蘄州卒行其志福邸之役力抗黄頭偃兔採辦斯豈負家範哉允元子天叙元城令孫錫疇巳未進士

王執禮

王執禮字子敬十歲喪父外祖馬湖公過之指所居

問曰毋子苦貧亦責吾公閒而有愴然之色翁顧語其毋即非屋下人十七補博士弟子即弗與諸弟子群據案伸紙和墨聲擦擦几席盡穿嘗奏牘歸太僕太僕輒曰吾十年理學當以相與會胡御史行縣得公卷語所司曰吾寧惟放一頭地欲三舍避此子矣自是理學名大噪而公退然不色喜己酉薦於鄉計偕上春官不第益下帷卻掃并日而進嘗語所親千古浩浩他日一登仕籍寧有晷刻可自恣如今日哉且病毋老矣如是者五始登乙丑榜進士第觀政兵

部大司馬楊公博濟世才也令部進士各就其鄉條上兵政所宜公上備倭議因以副本寄示太僕司馬得公牘喜曰東南有人而太僕亦寓東于公昔鍾將軍不識魏長史欲類此語矣是歲授建寧推官捧檄見母遂抵建寧未閱月而開府汪公徵賢否册于司李公舉所知缺所不知者以進汪公甚喜公之有真心也而直指胡某縱橫問所知甚急公徐曰人才不甚相遠明府策勵而器使之皆可以爲才即明府指数某某盡耳而目之耶直指意初不然久乃稱公縝密

臬司與塩司較秤具輕重就府索之公公念此天下之平也何有塩司獨重哉是必有說亟問之藩司曾爲户曹者藩曰有之塩具獨重故祖宗征商抑末之意也公馳白臬使兩司疑立觧一時推公持重云公即持重乎乃直指意終不然公量轉南刑部主事尋遷北曹既三年贈封父母如其官即上疏乞終養萬曆壬午服闋轉儀曹尋陞尚寶司司丞丙戌轉光祿寺少卿戊子轉大理寺寺丞已丑以五品考績還家陞應天府府丞公在告十年官陪京三年未嘗一日

釋卷每有讐校按甲證乙筆墨紛然雖復亂抽卷帙
觸手而是未嘗浪擲光陰苟安疑義而十年養母醫
學尤精即編戶下走請之必得客至命奕或强子弟
戲爲之勝亦欣然其于世味泊如也得歲七十葬小
虞里東賓之原
論曰予嘗謁京兆于清夢軒中即隆冬盛夏必手一
編乙其處而後進予與語否則闌落子聲續續耳京
兆子好古亦長者于世多不可自言其小時從京兆
觀奕目不能及案爲設几立而籌之時先京兆京兆

輒喜好古贏瘦甚京兆活之後亦知醫如京兆京兆更大喜也好古作京兆狀纚纚萬言不具載載前輩之流風非復後世所有者亦可以知其父子之遊矣

俞允文

俞允文字仲蔚隆慶間永嘉王叔杲觀察吳中呼仲蔚徵君人稱俞徵君云徵君早慧而父訐事璋之棄徵君也徵君甫十三毀瘠踰禮所遺產不當中上徵君奉大母陸母王侍兄撫弟一如成人十七補博士弟子者俊器重之而徵君獨好爲古文辭多讀六朝

以前書久之兩母繼歿上書學使者胡植謝去其諸生使者許之而意甚憐其才俊徵君於是發書晝夜讀日不能三食則縮其一已又縮其二徵君怡然自喻適志也而所賦五言古進薄建安退亦不失陶謝矣歌行騷賦無不古人徵君或善楷而書之篆隸雜然直入褚河南米襄陽之室然不自矜秘求者勿拒云徵君豐顙巨準秀目眉劍脊飄鬚若神中歲病頭風初冬御毡褐披紅罽衣或加貂馬而讀書不輟甚于諸生時徐子與張肖甫之徒後先使江南無不願

下榻徵君而王元美常語人吾家世吳中乃以新安
汪伯玉故識仲蔚幾非人哉徵君子伯安瞽廢後遂
絶
論曰汪伯玉云仲蔚名傳者也非傳名者也其說信
然元美爲俞仲蔚誌以文徵者月至焉以詩徵者日
至焉以字徵者刻至焉而晚歲忘其年交張仲立薛
君淑夏士琰輩多設枯魚麥飯相對竟日其風不可
及也先拓吳秀甫嘗以徵君詩示都進士元敬其詞
云黃鸝飛過江亭暮欲語不語顏色苦岸高青草畔

亂蛙風急漁舡暗燈火進士曰崑山盖有三絶云伸蔚詩熈甫文張子賔舉子業幾無所用吾手矣

梁辰魚

梁辰魚字伯龍長八尺有竒踈眉目虬髯曾祖紈父介世以文行顯而公好任俠喜音樂多飛揚跋扈之氣不肯俛首就諸生試作歸隐賦以申其意御史弗聽勉游成均竟亦弗就乃行營華屋招来四方竒傑之彥嘉靖間七子都與之而王元美與戚大将軍繼光嘗造其廬楼舡鼡樹公亦時披鶴氅嘯詠其間或

鶡冠褐裘擁美女挾彈飛絲騎行山石曲折上下不
知者以爲神仙去公性善酒飲可一石大梁王侯請
與决賭左右列巨觥各数十引滿轟飲之矣幾八斗
而醉公盡一石弗動時有梨園数輩更互奏襍調公
滴而和之其音若絲無不盡態侯大笑樂謂伯龍之
技如香象搏兎具見全力如此所製唐令宋餘元劇
乃至國朝之聲多飛入内家藩邸戚畹貴遊閭千里
之外王帛狗馬名香琛玩多集其庭而擊劍扛鼎鷄
鳴狗盜之徒乃至騷人墨客羽衣草衲世出世間之

士爭頳以公爲歸公巨口亮節據床東嚮坐自奏其製如鳴金石與巧唉倩輔相荅響不差毫髮或鷄鳴月墜烟粉消落其神愈王華亭莫士龍知公好戲爲具綵鳳風箏公令健奴數十輩就大野駕之風道日薰歌聲相屬有百鳥盤旋其旁公亦大笑樂甚謂聲音之道固與天通昔重瞳子奏簫韶而鳳凰儀豈虗乎哉嘗除夕遇大雪既寢不寐忽令侍者遍邀諸年少載酒放歌繞城一匝而後就睡曰天爲我輩雨玉可令俗下人蹴踏之耶時年巳七十矣亡何中惡語

不甚了有老奴李周耆頗省其說尚有注記得歲七十有三

論曰吾鄉自顧仲英 輝以風流豪舉特聞勝國之季蓋當反覆玉山草堂集而傷之意情與境相值無如仲英者後百餘年而有伯龍氏豈其後身耶何天放之肖也丈夫不得志縱帙獵奇擁姬酣卧秉燭行游皆足以消耗其日月然不得其所與俱吾將安傚如草堂之勝正賴河東張翥會稽楊維禎天台柯九思永嘉李孝光羽衲張伯雨于彥成琦元璞諸人相與

詩發志氣而伯龍游七子仲蔚九範靖甫仲立君淑或千里神交或同堂笑語其高華覆為勝之矣吾鄉人物莫盛于肅皇帝之朝即賦歸隱如伯龍無不得直行其志令後人徵實而論其世也

朱景運

朱景運字際甫父曰希陽嘗官閩淛間有幹局為時所重公生而好學有文性醇謹進止不踰尺寸從父恭靖公深器之試有司輒高等顧獨難一第年已艾陞為國子生萬曆丙子卷在魁選中遺錄策對仍不

第乃謁選人得漸江廉訪幕時兵燹甫臾餘氛未淨諸郎多唯諾受成事公獨參伍便宜條上之試輒效嘗與慮囚使者多平反使者心重公舍巳從之有以美妻故陷為盜者獄久不決公詢白之民以為神亡何遷廣南幕府公慨然曰吾捉鼻貲郎聞稍為所欲為乃貲郎故不可為耶遂解綬去先是闔漸公故有賓玉堂宅山之陽時松菊巳蕪公稍葺之晰夕味道其閒嘗經歲不窺戶後生輩無識公者獨故人謝絡庚黃門張棟孝廉歸子纂時見款接相對語亦不數

交諸英俊從其子弟游都不得望顏色有鮑生者嘗從門閭窺公見公衣冠皓偉儼然危坐良久曰人故可以前知耶生故莫測所指也楚黃樊孝介雅重公造請賓席出語人曰故不意今日見三代以上人後有別駕固賓公公一往道路擁觀竊竊疑非今人也得歲八十有三賦詩謝故交端然而逝無一語及身後事云

論曰憲慕公嘗以其子幼宪執經于予予幸侍公者再然都不得數語其語無不可書諸紳也公伯子隆

棟又與予爲顧氏僚壻每述公迎毋武林官舍事閶
閡服勤道亡欲絶狀又傳其踰笈喪閶浙公爲孺子
慕也世人輕言孝友如公之敬兄厚族恒自處不競
之地故乃可重耳孝介之稱三代人物豈虛哉子究
體公之志勉搆賓至堂於故址即以其旁祠恭靖公
而棟特貧然事親惟力是竭喪葬無悔又能追景世
德補輯家訓孰諳其家祭酒之所不能詳嗟乎人故
必以勢位富厚爲善繼述也哉

曹治道

先生居葛叢之里嘗自號葛里云姓曹氏名治道君
明其字其先世孝弟力田環葛叢而居姓無殊者父
守愚始治經生言不售以屬先生先生推明四聖之
易抉摘深隱自闢徑路而御史某將倡高唐生言於
大江之南江南生以帙重難之先生奮曰優優大哉
不學禮無以立請以期月習之習之期月彝高唐生
上等諸習其說者目矚先生遇諸塗足弗前而故所
雁行先生者方元儒鮮南省先生喟曰吾姑落其實
思會摘其華夫將碩果吾耶時方年少意殊倘侃而

先生故非徒功名富貴之士取捷一時益務明經術無怏怏久之而張副使憲臣又以高唐生言冠禮部試始稍稍獻儒冠撚須排五字自快而先生夜發書得故所藏間奇之脯度可為大家買田築室將自老萬叢之墟矣先生曰噫用吾之寔華可摘而敷也乃教其子昌期讀父書昌期讀父書不及則使自為家而家方饒則有黠者齧其產而中之係先生弟肩與校也或謂先生君多長者游何不間先生笑曰禮不間然則盍自請先生曰禮不請先是先生有宅一區

堂廡相向砌盎相紛竹石果蓏相錯如繡昌期困于徑日月劉焉乃及手胼先生儼坐十圭閒寒沁半壁香達戶外課其孫銓鑑治高唐生言無異曩者壯盛時銓頳脫鑑亦露頭角而先生內自討吾經術在茲不恨矣先生神宇清徹面微黑雅步沖詞為一時麈談之冠初守惡之棄先生也猝有弟斷順皆飲食婚娶于先生斷夭撫其遺腹子子長不自知其無父其後孫鑑死撫孫婦諸卒成完節君子謂明禮之家可與立旨先生有焉

論曰有高先生者名幼安其學禮爲會稽陶氏所稱式然多稱曹君明相嚴重吾鄉之禮教自曹先生始也學者習其言而不察家自彬彬矣銓之後爲景夢益熾其業余侍曹先生識其所與游如陳吉甫沈達之周青嶼王豫章之徒皆一時大家先生般之無守騷寒晙之氣晚歲苦貧卒愉其志豈惟經術在茲蓋其婦沈能委曲順適先生之意無令知困乏今亡矣夫

梅花草堂集卷之八